

鹿門先生漢書卷之六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

廣漢多材指而班掾亦極力摹寫工矣

字子都涿郡蠡吾人

也。故屬河間。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

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

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

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是時廣漢特守京兆

尹耳而京兆掾杜建通賓客為姦利何以遽能按法誅之不聞請之天子豈漢法固疏濶然邪○間

中貴人居中
朝而貴者
長者有名
德之人

按何並輩並得以二千石專
殺豪強大略古今事體不同
中貴人豪長者為請

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

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

令數吏將建奔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嘉靖歲公卿抵罪者

多大略並由中貴迫脅以致上下傷殘是時昌邑

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

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

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荆川六賓客犯為盜賊

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

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

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受相詔成記擇其中可

而使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

其語令相怨咎遺其事由某人之見又教吏為鉅筭及得投

書削其主名荆川指為破黨而予獨謂而託以為

豪桀人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

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之為此是揚湯而止

沸抱薪以救火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

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今之材吏間亦本此以獵威名而於

高詒若全盛
錢臧瓶為不
孔可入而不可
出或詒或皆
皆為此制而
用受書令投
於其中也

地方所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亦聞廣損多矣漢此即畏郅都而胡兒引弓射之不能中之類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

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

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

和顏接士廣漢之接士即張湯之推屬掾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

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

匿咸願為用僵也無所避漢賴有此一段作用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

鈎致也距則

也使對者之疑示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賞由以開其術為距

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

廣漢為人彊力又另提且結前而起後天性精於吏職見吏

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參而鈎

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

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

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謂之異政

則可謂之善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

在以下本一事而荆川以為三段作腹誤矣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

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

劫取其身
為質令家
將財物贖

調辨具之

為書記以
召之若今
之下符追
呼人也

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其服。隋唐以來凡謀劫人而末行者罪止流至

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

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

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

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

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

無所恨。雖死下怨殺者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

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

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

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

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

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前廣漢

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增其秩以厲其行按廣漢好調好事

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

漢書

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識天子意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度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廣漢傾危忘本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既已好侵犯中貴。而又刻用世吏子孫。此必欲

倚之以為耳目。即前師簡之本術也。專屬強壯。逢蠶氣。見事風生。無所

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以上

詳廣漢材指而以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

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

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

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

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

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

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

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廣漢以謂起功名而卒以謂誅戮傳所謂陰符經之煞機相反者乎地節三

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宗廟而先繫齋廣漢

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

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無當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

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以傾危之人而敢為暴猛若此召其夫人

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

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

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

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

以過譴咎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

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

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

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

可其奏。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老子曰佳兵者不祥又曰讓無臂廣漢卒以自殺悲夫吏

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曰：臣生無益，縣官願代

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以傾危之資而廣能得民如此，詭遇也。

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

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按翁歸之治，雖近刻鑠，與廣漢相似，而其根本不同。廣漢則以好訶而為傾危，而翁

歸特以名籍而必法罰，然不以行能驕人，則器識固遠矣。字子兄。讀日河東平

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

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

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

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

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

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

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

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

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

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

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閔孺

部汾北，附見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

之事不委令長

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
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
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
邑子兩人人之子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
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
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
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
聽其政有急召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解輒披籍有罪之縣縣
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

言其諸縣姦邪

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

收取罪人訟言衆

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

豪鄉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

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弃

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

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

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

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

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

扶風畜牧
在苑師之
屬故曰掌
畜官也
莖斬之
員數也計
其數目數
為功曹

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
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
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困辱之
以金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
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
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賴有然溫良謙退
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翁歸之政雖與
其根本所在不同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
此所以令終也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

婦也其經過及無婦投

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

鄉正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

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

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

至廣陵相附應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應篇首
作結

韓延壽

延壽材指與廣漢不同其劫執政以蒙禍

者也故功業不終惜哉延壽多大雅不字長公

羣之略而惜也蕭望之嫉賢延壽亦不遜
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邵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

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

刑名吏之發奸擿伏而流毒地方沒世不振也如此

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

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

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

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

一一反廣漢故措

長老

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

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

若今之鄉
正里正也伍
長同伍之中
置一人為七

殊絕也
救之故身
首不相絕
也

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守潁川則反廣漢破黨之故。指而為和睦。黃霸守潁川。則因延壽禮讓之善俗。而無異同。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

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毀。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鑿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

今定其罪名而更白耳

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門卒奇而太守因歸舍。召見門。之以謝過。又一奇。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

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

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蕭望之本漢名卿特忌延

壽之代為左馮翊名出其上也。輒欲以法中之罪矣。而延壽於此只合遜以避之。豈得以私放官錢一節相持哉。兩賢相厄千古之恨悲夫。

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統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榮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

總以緹繒

飾鑿鑿

植立也羽葆

聚翟尾為

之壽類

簡盛弩
箭前箠也古
曰鞬鞞車即
地鞞也
簡盛弩
失者其形
如木桶

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嗷吡楚歌。
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
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
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
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
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
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按御史所劾奏延壽事
並撫拾行縣時聲名之
過耳。豈得以上僭不道案坐之。而望之
卒為不顯所陷而死。豈非天道好還哉。又自陳前
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以臣懷不正

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
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
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
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
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
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
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至將
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

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

班掾謂敞吏才不如廣漢過矣其以經術飾吏業處最為得力○敞之材指大略於所上

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

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

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

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

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

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不欲斥東與故但言今天子以盛年初即

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衰

而昌邑挽車小臣也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

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

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竝平尚書事

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

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

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

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

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

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入肘之言。西漢臣

第一等書疏

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危言。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震烈。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

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

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竝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

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竝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

壹切權時也
循吏傳左
馮翊有二百
石卒史世之
謂尤異

輜軒衣是
綢繆組紐
之屬所以自

結固

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絕世之文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

從傳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

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大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借太守相影而品次有篇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

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

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言富足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緩也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自言權神吏職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赤也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閭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

越法縱舍
即足大者

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徃徃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

慙音詡北方
人謂媚好
為詡畜

天子猶敬故
留取奏事
不出

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
便面所以障
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慙
面蓋扇之類
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
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
大位敞與蕭望之干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
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
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
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
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

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
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
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
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
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
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
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
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
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

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宣帝不

誅絮舜一節收坐故追論其惲黨所以薄其罪也

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

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

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

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

前有身殺不辜之事

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

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

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

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

記書也若

今州縣乃符

教也

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肯恩忘

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

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

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

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

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區謂居止之所

言谷上賊盜若雲豪之盜物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

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

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

重轅重勢

中言重勢

即今之廟舍

也

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斂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未及有怨而不反者。不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

漢在法冠也
一親杜後惠

秦制執法服

今御史服之

謂之解廌

一角今冠兩角

以解廌為名

耳

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目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辯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殘酷之報。天道不誣。王尊。王尊傳。頭緒多而機杼不亂。非班固不能摹畫此文。字子贛。涿郡高陽

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施行詔條皆曉其事。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郡有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漢時一人領兩縣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見常以我為妻。諾答我。尊

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着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改也。有如死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

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
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
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
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二月
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
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
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
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
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

若今之富直佐史

意丞教張輔令其辟罪

主搏運車
而屬護羗
將軍

未列上於孝

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
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
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
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遷益
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
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
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
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
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

馭驅馬令
疾行也

雷門會也
城門有大鼓
越擊此鼓
色關洛陽
布鼓以布
考鼓故無
色

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救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

叩頭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

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

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之警

善募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

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

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為相。倨慢不

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

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

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

寬而栗柔
而立愿而恭
亂而敬擾而
毅直而溫
簡而廣剛
而塞彊而
義也

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
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
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
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
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
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
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
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
曲從附下同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

道曲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

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

甚於主上甲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

行幸曲臺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御食之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

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

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

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

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

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

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十千人逐捕。能尋迹而射取之取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

謂司隸官
屬為治所
者之若
今謂使人
為尚書

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假佐取內郡善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二月間。干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有竟事自言而許仲相記言尊。尊非是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者。

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諛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公乘輿之跡文絕世矣。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寢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賞，關

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斂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

建立謀畫
其議謂益
其而引致
於罪狀

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

共工官名
堯時諸侯
舜流之也

諧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欺詆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竝興。

周礼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

孔子誅聖
卯於西觀
之間

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
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
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
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
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
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
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
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議。

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
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
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祭水也。祀水神河
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
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正尊。尊終不
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
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
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

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奕弱不勝任。免。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

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省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詳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

牛衣編亂麻
爲之今力
竟具者

獄卒夜聞
囚時有欠
常呼問九
人今久使
止知之知

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應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不意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非望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評然劉向獨序趙廣

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劉白

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廣漢聰明下不能欺

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計上不信。以失身墮功。

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表。張敞謹敏術術。履忠進言。緣

節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不輕媾

之名。王尊文武自將。助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

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

惜謂走馬拊馬及畫眉

衰哉

鹿門先生漢書卷之七十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八人並材吏持法似峻班固構體績

詞處多風致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

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為名戶將者主戶衛劾奏衛將軍張

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

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

左遷為衛司馬

按是時寵次博陸侯次公豈敢妄奏坐令左遷可見重臣難犯先

給使尚書書
衛尉不復
似司馬

更猶言上番

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錄使市
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

由寬饒以法令不

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

問衛尉許以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

不拜出先置衛天子出先導先天子奏故上奏辭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

司馬倒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折節拊冠

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

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

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

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

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

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

劾奏眾多次公之以法殉眾廷尉處其法半用半

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

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

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廼往從西

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

多酌我我廼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

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
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詭
叩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
言如舍言行察輒過之故多平紅歷之
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
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
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廼解。寬饒為人
剛直高節。總括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
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自行成不取也子常步行自戍北
邊。公廉如此。然深刻。轉語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

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孔子三惡次上

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

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

愈失意不快。摹寫曲盡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

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王生之書本經術明合世務惜逸其名

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

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

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五

挺然直白言
魚執直道而
遭遇時變
與時紆曲然
其志不屈
撓也

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
久遠之事。匡拂天子。諫言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
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
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
君不惟遠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皆量訾之
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
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
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

貴重
之極

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

言使奄人當權。言以刑法為教化。

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

官以傳賢。次公引言及此似迂。驚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

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

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

求禮。大逆不道。坐次公以求禪。即嘉靖間楊忠愍

有司。輒以離間親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

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

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

高許史中
氏有外屬
之國金氏
張氏自託
在於近神

言間者何
久闊不相

見以達諸葛
也

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

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許伯史之屬。下無

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

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

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

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豐信直而少學術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

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

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

之語曰。間何濶。逢諸葛今之海瑞當亦近之上嘉其節。加豐

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

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

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漢法司隸校尉得舉節縛公卿重臣詔

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

得入宮門自歸上。乞哀於天子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

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

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

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拜臣

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
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
捐聯次簡牘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
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
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
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
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
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異數見。百姓困乏。此臣
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

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爲君也。
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
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
按宣帝在以綜覈名實自好。而於諸葛豐獨賜尚
書令堯云云。且示以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大略
由許伯輩從中排詆。故爾易
日多譽多懼。正此之謂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

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
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
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
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

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
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
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
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
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
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
堪猛以經術忠誼為重臣。而豐亦劾之。非獨不信於君父。抑且違公議矣。廼制詔御史。
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
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

舉言其事
以報怨
今乃更言其

多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
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案
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
短是不顧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
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贛令。上書言得失。
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
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
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

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

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

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

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漢元帝時言官坐罷而中朝諸臣得論救近代

罕矣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

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

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言。竊見

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

卓高遠
詭異於衆

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不指明所論列飛燕事而陰以公議持不當繫掖廷獄可謂入成帝之肘腋矣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悅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

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廷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弱也。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招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徙繫輔共工獄。掖廷獄即宮內所繫治宦寺者也。而共工獄亦非朝廷都官之所。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名公直。

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武侯
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
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
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
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
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
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
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
聞諺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

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

曰。惟王不知艱難。惟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

衰世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

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

鄭崇亦矯
矯虎臣

傅太后

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顛制邪。上遂

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

教道以禮。至于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皞天罔

極。前追號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

朕甚慙焉。愧也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

小白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言請求者多。文通省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除修飾掃

除也

固者再三留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孫設器物

備。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

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

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

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詭。何前

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

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其言似遜。而意實伉。前日

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徙教。道

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

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

古舊為改
澤本屬少
府其後以
假百姓

度過也過
立而用根也

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此則寶之解亂之略而亦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孫寶以計扈商事已為大將軍王音所赦免官矣而益州吏民廼能暴白其狀帝止起之廷司直亦為盛

車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漢外戚欺罔至此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寶聞之，遣丞相史案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

之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孥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加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言不當釋大而聚默然。寶以伉直名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馬廬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

失車騎將軍

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

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

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

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

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譴他事。終日謹謹。終身

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

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

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

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

具言恐懼改節之狀

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遇也。

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今之郡二千石及按節使

每擇其無他詭法而為之吹毛剔癥至於穉季遂

有氣力者絕不敢及於文之言多愧心矣

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

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

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

各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

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

帝。以當能事而每帝有欲。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冤

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

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舛以揚我惡。我當坐之。

上廼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

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

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

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

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勢。以塞視聽之

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

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言有細故宿嫌浸潤相陷。

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讞。虧損國家。為謗不

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廼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爲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爲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爲大司農。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若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

老孝志烈
感供養之
恩哀且如
所奏之章

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卽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卽訊。寶留弟於家。侍母而獨遣妻子。今宦遊人人如寶對曰。年七十。許耗恩衰。其養營此。漢何以爲罪。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爲諸長。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

工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與
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未。隆
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不敢
請副太子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其後上竟
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
位。以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特侍中。董賢方
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
乳母王阿舍。隆奏言。疏文典雅武庫兵器。天下公
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用度

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
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
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
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
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
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
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
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傅太后使

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賈
隆奏言賈錢請更平直。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
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
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
程奏露奏顯言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爭求之名自
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
左遷爲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
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
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免陷無辜不宜處

位在中土。

光附莽而排陷隆何以自立於天下

本中謁者令史立。

連

下三

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

立時爲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

附

譖鄭崇者爲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竝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竝

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

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

宣帝王皇后父

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
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竝恐其犯法自造門

諸官曹之
通呼為寺
建鼓一名植
鼓。建之也。謂
植木而旁
懸鼓焉。
縣有此鼓
者。所以召
徒。未名
為開閉之
時也。

言在郊郭之外而單云

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
先是。近林卿殺婢。塚埋冢舍。外。其具婢者。竝具知之。以非已時。
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詳而
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竝度其
為變。儲兵馬以待之。竝亦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
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林典卿甚孟浪。竝
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
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
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官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

竝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

邪。叱吏斷頭。漢之法。網疏而二千石之權。故得持。如此。若在今日。則執之以抵命矣。

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

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

衆庶謹講。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

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問狀。而善之。遷竝

隴西太守。哀帝不聽太后之言。而由長陵令。徒賴。起遷為太守。非中材之主所及。

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追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

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

宣美風他使
者

漁者侵奪
取之若漁獵
之為也

負恃其權
力也

遣使徵詔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詔據地哭掾史

日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詔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

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

故相弔耳詔至拜為美俗使者亦哀帝是時潁川

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城

千金竝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

等之罪願蚤就髡鉗竝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

於太守法元懼馳遣人呼弟分陽翟輕俠趙季李

欵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

長短從橫郡中聞竝且至皆亡去竝下車求勇猛

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

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廼負王法不得不

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驅威入關

卿無留界勿令汗民間不入關廼收之趙李桀惡

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

吏格殺之亦得趙李他郡持頭還竝皆縣頭竝不

天子而殺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

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

公令吏死官
得法賻古
曰贈終者布
帛曰賻

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為小椁。宜容下棺。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竝孫為郎。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汗於冀州。孫寶撓於定陵。况俗人乎。何竝之節。亞尹翁歸云。汗下也。古曰毋將。降為冀州。收與史。卒于玄鹿門先生漢書。

系 汗下也。古曰毋將。降為冀州。收與史。卒于玄鹿門先生漢書。是為汗曲。

撓亦曲也。謂受淳于也。託而不治。杜穉年也。

